



旅 簡 美 小

醫五屆：蔡秋雄

來此二個多月了，感慨頗深，尤其英文會話尚差人一大節，以致在獵取新知識時較難，因我總覺得雖有許多問題要問，但於力不從心之際，無法作適當的表達給對方，對方怎能答覆你呢？有時那些老美會很不客氣的向你說：去訓練好你的英文，才來問我吧！碰到這種場面是極尷尬的。要來美之前，大家總是說：英文怕什麼？！船到橋頭自然直，抵美國自然就會了，大家皆以為一下飛機就會講英文了，其實不然，記得剛來時，那些窘困的場面，現今想起，實在難過。即使現在的我還是有很多一知半解的。所以，依我個人二個多月來的經驗，所感受的，的確，要來美之前，英文會話多少要訓練一翻，勿要存着抵美後才學的觀念。總言之，要來美之前，英文不必會說得頂呱呱，也要會一些基本的，而且，聽的方面也要具備一點能力，發音上不要偏差太多；以上是我個人的感想。

至於申請醫院，我當初以為申請小醫院工作就比較輕鬆，事實上，小醫院有些沒有住院醫師（因一些小醫院沒得 A.M.A 之 approved 所以沒有住院醫師），而一切由 intern 作，太苦了！就像我這家小醫院沒有住院醫師，由 intern 作急診室的醫師，有如在作苦工一般，急診病人多，又多是黑人，槍傷、刀傷多得很，加上黑人講話不清，我們英文又不行，真是吃力！所以，盼望以後大家申請醫院前，務必要先打聽一下，是黑人區否？intern 作些什麼工作？有住院醫師否？intern 所申請的醫院，輕鬆的與作苦工的相差頗大，希望學弟在接到 Contract 後，要詳加調查醫院的情形，然後才簽 Contract，不要接到 Contract，就馬上簽好而寄去，有時真是想後悔也來不及了呢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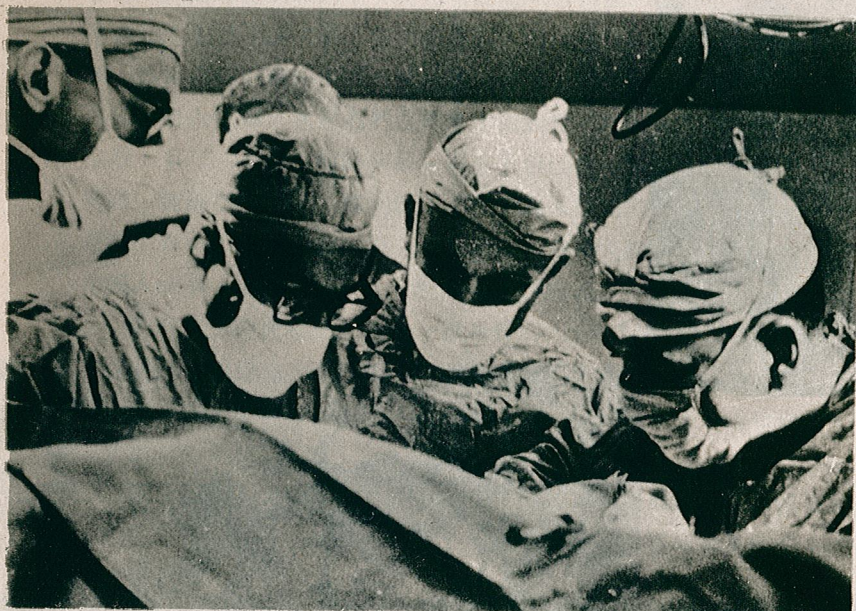
目前，申請醫院也愈來愈困難，我昨天與醫院的Director談了一下，得知我這一家不入流的小醫院（200床）截至現在為止，申請明年七月的有500人之多，而本院只想要錄取6人，這真是料想不到，我且翻看了一些application form，有台大、北醫、中山……，韓國、菲律賓、印度、泰國……太多了。由此可知，現在要申請到一家醫院也不很容易，但有時也不一定，運氣好，可能Contract源源而來。至於intern的訓練，我想各院不同，像我這家醫院Teaching太少了，但有些與大學醫學院affiliation的醫院Teaching可能多。但別忘了大家不要抱着太大的希望來此，因為往往intern所作的只是一些基本工作，加上語言的障礙，所獲有限。

來美國實在說來，寄人籬下的生活，是件痛苦的事，尤其剛來時，思鄉、語言的隔閡、工作得不起勁，真是使你失望得想要回去，天天想着可愛的台灣，直至現在，我還是認為在台灣生活得最舒服。但有時想到「中山」在台灣，有點像人媳婦一樣，處處被人排擠，省立醫院進不去，……真是令人不服氣，政府即允許「中山」存在，而不允許我們進入公立醫院服務，真是令人費解？美國有許多東西可以學，可惜好醫院、好科目都輪不到外國醫師，我們只有做一些麻醉、病理、復健……一類的科目，真是學非所願。

有時，到街上逛逛，滿街繁華，汽車如流水，高樓大廈、聳入雲天，但這又有什麼用呢？畢竟這是別人的國家，別人的土地，用我們的力量去建設別人的社會繁榮，真是！想到此，又不免興起不如歸去之感！

以上是我興之所至，隨便談談，見不得人，希望你不要登載。附上一張1972年台灣醫學院考E.C.F.M.G的統計表（這是美國A.M.A統計的，前天醫院Director拿給我們看，我順便抄下來，看來「中山」成績也不壞。）

	1972		1972		總數		Percentage
	2月	Pass	7月	Pass	Taking	Pass	
台大：	102	79	97	48	199	127	63.8%
高醫：	75	49	34	12	109	61	56.0%
北醫：	155	87	95	25	250	112	44.8%
國防：	114	42	128	35	242	77	31.8%
中山：	109	45	88	17	197	62	31.5%
中國：	98	40	55	2	153	42	27.5%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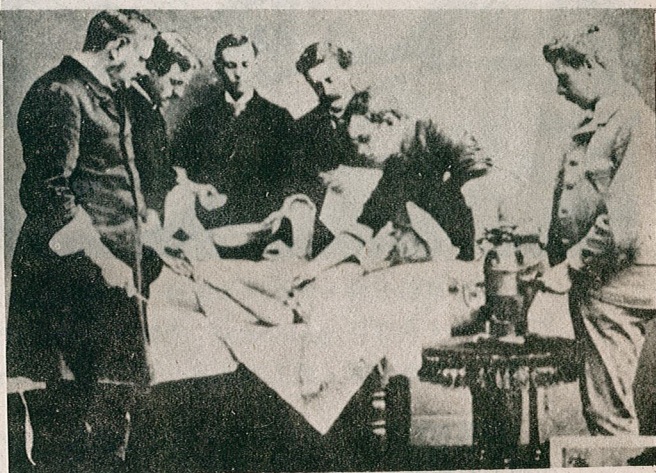


王
政
明 寄
於
紐
約

隨著你的要求，提起筆來，讓我隨便寫一些到美國來的觀感吧！必須言明的是：這只是我及少數人的觀感。至於大多數人的觀感如何，那就知道了，因為美國是這麼大，各人的遭際不同，有很多人喜歡這裏，想長居這裏，也有很多人不喜歡，但也做長居的打算。很多人口口聲聲說要回去，却一方面積極地取得了永久居留權，並積極地去考取開業執照。

在兩年之內，我的同學，一百廿個裏，已經來了七十個，可能還有一部份人會繼續來，台灣的醫學院，彷彿是在為美國訓練醫生似的。韓國的情形似乎更嚴重，他們來的就是要長居，說到回國服務，根本連想都不想。菲律賓及印度來的醫生更不用說了。美國政府最巧於利用外國人才，當年他們想要利用外國的醫生來做最下層的醫生工作，因此只准外國醫生以 Exchange Visitor 的身份來這兒當 Intern, 及 Resident. 只給以很低的酬勞，Residency 一完，就趕回去，不准辦居留權，不讓外國醫生有賺錢的機會。可是，後來他們發現他們不僅需要很多 Intern, Resident, 也同時需要很多開業醫生，於是大門似乎為外國醫生打開了，自從1970年起，外國醫生很容易地取得永久居留權，而且可以考執照，表面看起來，彷彿對外國醫生很寬待，其實這表示美國政府比以前更聰明了，這些外國醫生將從此被容納為美國國民，為美國奉獻一生。

至於美國的 training，真的如想像中那麼好嗎？除了少數的大學醫院，我敢說，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。假使故鄉的醫學前輩，肯提攜後輩的話，我敢說，我們在故鄉將學得更多。記得當年在台北看過很多醫院，那些醫學前輩對教學並沒有興趣，他們不肯學，更不用說教了！假使大小醫院都能夠展開一種研討學問的風氣，假使醫學前輩能夠熱心地提攜教導後輩的話，那麼千里迢迢地跑到異地，既無親人，語言又不通，來受這異鄉遊子的痛苦，實在是傻瓜。寫到這裏，不禁感慨萬千，那麼多人跑到這裏來，對家鄉有無限的熱愛和懷念，對其地毫無感情，為這些自己毫不關心的人做事，內心有多麼的不願意和厭惡。但是，充滿着這麼多的矛盾在內心裏，人們却稽延着擔留在這裏？為什麼？



以國家社會的立場來看，人們到這兒來，留著不走，實在不該。以個人的生命價值來說，很多人不甘願被局限於一個小世界裏。所以不知道應該鼓勵人們出來或是應該叫人別出來！總之，沒有結論。日本也有很多醫生來美國，但他們都只申請到大學醫院去學，大部份學完了就回去；從美國回去也沒有特別神氣。沒有出來的人，也可以很自由地來這兒旅行；我想，應該這樣比較對吧！

至於美國的 training，我上面提過除了少數的大學醫院外，大部份的醫院並沒有什麼好的 teaching programs，但是聊勝於無，台灣除了少數的醫院還有一些 teaching 外，大部份根本就是「無」。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說這兒的 teaching 比家鄉好的緣故。我去年在 Ohio 一家五百床的醫院當 Intern，我的感覺是 teaching program 很差；今年在 New York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當 Resident，teaching 的確比較好，但是我並不滿意，聽說這是世界上很有名的 Program 哩！不管怎樣，自己努力學習是最最重要的，我們不應該期待別人太多，自己應該加倍努力才對。

來信又提到 Acupuncture 針灸的事，這件事自從兩年來傳到美國醫學界以來，的確引起了他們很大的興趣，但他們將信將疑，又看不懂中國書，因此 Acupuncture 還沒被臨床上應用。有些人利用這一股風，正在大賺其錢，但這些人並不真正懂得 Acupuncture，他們只敢偷偷的做。Acupuncture 已經可以應用於麻醉了，聽說 Craniectomy（顱骨切除術）、Pneumonectomy（肺切除術）、Thyroidectomy（甲狀腺切除術）等等幾乎大部份手術皆可以針麻了。台灣現在聽說也正在展開 Acupuncture 的研究，希望這不是僅僅趕時髦，當 Acupun-

cture. 的理論能夠擺脫陰陽學說，正式地建立起來時，也許 Neurology 要來一切翻案，或者整個醫學都要來一次翻案。

最後，我想要談一些我個人對人生的感受，我目前的身份是「一個中國人，一個醫生」，我想這應該是確定無礙的吧！我常常在想，以這樣一個身份來活在世上，應該抱着怎樣的目標，才不會在人生道上迷失呢？生活在異國，假使沒有一個目標，那真是很容易迷失的。即使生活在家鄉，假使沒有正確的目標，我想也是會迷失的。很多像我同樣身份的人，像我過去一樣，抱著「名利」的人生觀，我想他們也將像過去的我一樣的迷失的。因此，我決定：第一，放棄名利的人生觀。第二，不管在何時何地，別忘了自己是中國人，要好好努力，一點一滴不停地吸取學問、知識、經驗和能力。國父說：「有千萬人之能力者，服千萬人之務；有百人之能力者，服百人之務；有一人之能力者，服一人之務」。我今天的努力，就是要增加自己的能力，將來替更多的中國人做事。第三，將來，我對後輩學醫的人，一定盡心盡意，一定要「活到老，學到老」。

我想，假使大部份的像我一樣身份的人——「中國人、醫生」——能夠有上面提到的三點決定，並且確實地做去，中國的老百姓就有福了！也許，有人說這是偉大的想法，但說的人不一定做得到。然而，能夠這樣做的人，是永遠不會偉大的，因為這樣做的人打從內心底裏，就不想要被認為偉大的！

說了許多，也許和很多想到美國的人的梦想大異其趣，甚或使那些名利心重的人產生大大的反感，但我却覺得「一個中國人，一個醫生」這樣想法是正確的！至少使今天身在異地的我，不再迷失啊！



借問人生何處似
應似飛鴻踏雪泥

德義同學：

很高興收到來信，杏園雖尚未收到，但“她”無疑地將成爲我們精神上的食糧，在此先謝謝您了。

我們此次能順利出國特別要感謝蔡校長、黃教務主任以及吳道明教授給我們的推荐，尤其校長在百忙中仍然費心思斟酌我們介紹函的修辭，不苟的風範一直令我們感念。知道母校在不斷進步、茁壯令我們感奮。母校的榮譽、成功，也就是全體同學的榮譽和成功。在此，我們期望大家共同爲母校之榮譽努力。

您在忙碌的課餘，爲校內外同學、校友們服務，接下了杏園的社務，這份精神毅力，叫人敬佩也叫人感激，因爲誠如您所說的，藉着杏園溝通了我們——校友與在校同學。

由於剛來此不久，一切尚未完全適應，加上才疏學淺、不善爲文；所以，我們對杏園交了白卷，非常抱歉！不過我們有一份赤誠的心，願盡所知所能協助來美的同學。

至今，旅美校友大概不少，但因我們這裏是屬於美國南方，前輩的校友們似乎尚無人來過南方，他們大多集中於東北部；所以除了賴森濱兄 (NOUNT VERNON HOSPITAL, 12N, 7th, AVE, MOUNT VERNON, N. Y. 10550 U.S.A.) 外，其他我們都還沒聯絡上。

寄上美金支票十元，表示我們對杏園之支持。

過段時間，如果我們較得空閒時，我們將試着把這裏的情形，報導給在校的同學們作爲參考，目前我們實在太忙了，無法爲杏園提供文字，請原諒。

敬祝 愉快

張熾堅

李東圳 敬上 1973.10.6



德義同學：

頃接來函，很高興從您那兒得知一些母校的最近消息，知道四層樓的實驗大樓已興建完工，三層的階梯教室及校門皆已竣工，另外圖書館已發包準備興建，可謂土木大興，一片更新氣象，尤其使人欣慰的，附設醫院業已取得勞工保險，病患逐日增加，院務蒸蒸日上，這是吾等旅外校友所樂意聽聞的。

現在於本醫院服務的有五位校友，可說是全美國中校友集中比率最大的地點。這個 City 距離紐約市中心區 Manhattan 島，及紐約市的 China Town 有 highway 連續，只要30分鐘的車程，可說交通方便得很，而且有很多的校友都集中在紐約。

茲將本院校友的名單列於下面，除我之外還有四位：劉昭男、鄭復銀（他們和我同為第一屆），另有吳信賢、蔡哲元，此外，這附近有張瑞穗（今年剛轉至 Perthamoy Hospital. N.J）沈淵源轉至 Methodist Hospital. Broohlyn. N.Y. 以後有新的消息當會再去函。附支票一張 25 元為本院五位校友捐給杏園社，每人五元請查收。

此頌 撰安

校友 永斌敬筆 1973.8.1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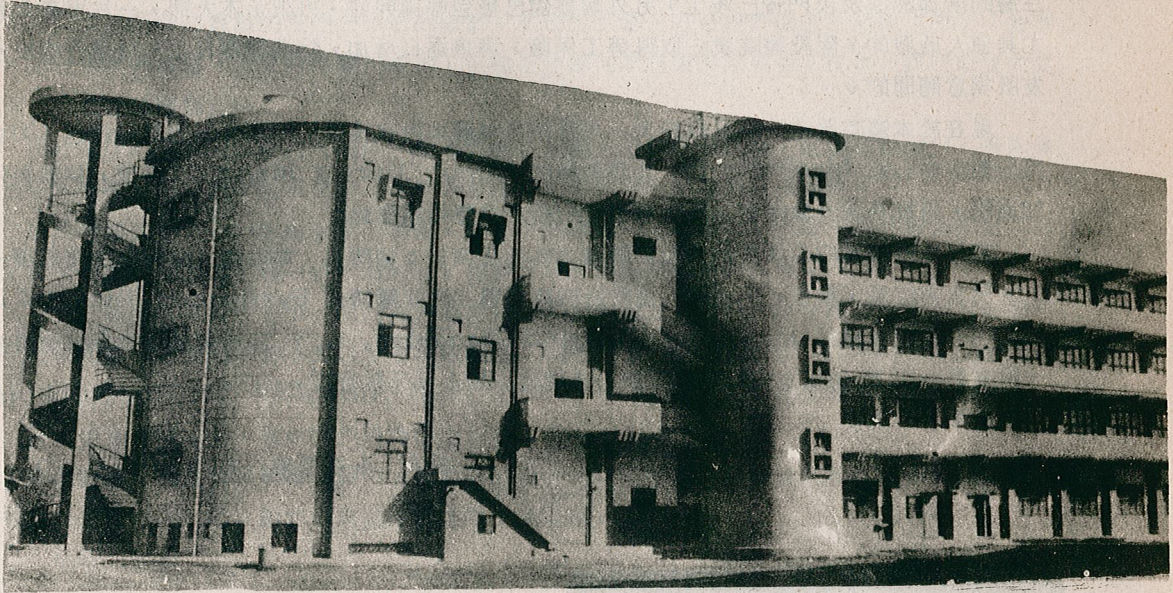
謝謝您的來信！

在這家醫院共有五位中山校友，工作之餘彼此時有來往，增加不少樂趣。也許林永斌醫師已在信上告訴您這兒的情形，弟不再多述了。

聽說學校及醫院各方面日有進步，我們都十分高興。隨信寄上 \$20 支票，請查收。

尚此 敬祝安好

弟 昭南 敬上 1973.10.21



日新、德義學弟們：

過去的與未來的，您們對杏園辛勤的播種精神以及對於校友們幫忙的熱忱，我感到由衷地感激。

幸運的很，我通過了 **FLEX** 考試（本年 6 月 12、13、14 日的考試）因為 **FLEX** 的考試，在美國共有 40 州以上共同承認的醫師執照考試，我參加考試的州是 **North Dakota**，因為我要向 **Illinois** 取得 **Reciprocity**，所以需要英文畢業證書二份。信內附上 2 張相片，拜託您們能為我向學校申請二張英文畢業證書，（我是醫科第一屆畢業，一九六六年的六月卅日畢業，生日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六日生），拜託您們兩位幫忙。

我可能於明年的七月在美國開業，地點仍未定，我決定開業時，一定會讓您們知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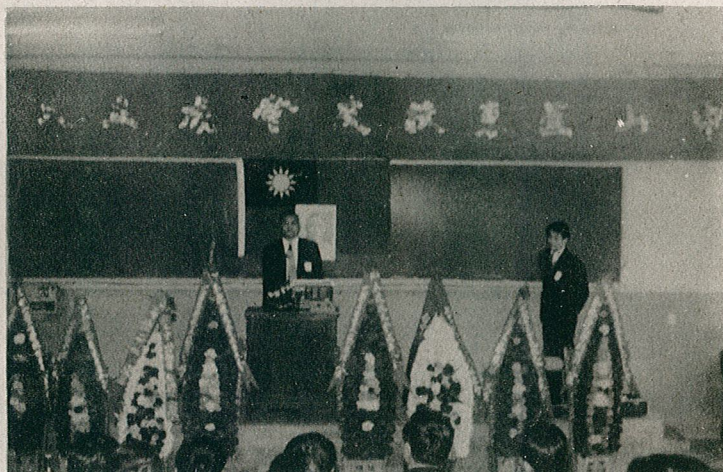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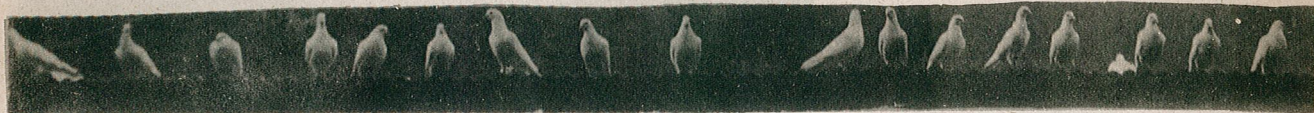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點非常重要，英文畢業證書必須與我在信內附上的 **Copy** 一樣，沒有提到 **degree** 的問題才可。

因我剛來 **Chicago**，人地生疏，所以對芝城認識還不足，當然我熟悉後，一定會寫信告訴您們關於芝城的所見所聞。

有空時，我一定會寫些告訴學弟們如何準備 **ECFMG** 或 **FLEX** 的問題，我真怕我的才疏學淺，有所偏見，誤了學弟們。如果您們不嫌時，我有空暇時，我將用客觀的立場寫些關於 **ECFMG** 與 **FLEX** 的事。

Illinois masonic medical center，今年與 **University of Illinois** 直接有着教學的聯繫，它的 **House Staff** (**intern** 與 **resident**) 共有 117 位。聽說去年有 3 個林醫師在 **masonic medical center** 一個外科的醫師，今年升為 **attending doctor**，一個是婦產科的醫師，聽說曾於母校附設醫院服務過的，另一位林醫師，今年已到 **California** 當 **fellow**，因為前後二年，共有四位林醫師，所以常常使同事們 **confuse**。

我總覺得，在學校唸書務必真正的瞭解問題與熟記它，並且常常要去思考，孔夫子說得好“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”雖是平凡的句子，引用起來，却不平凡了。



記得，蔡教授（現在的蔡校長）與周德程教授，從前教我們解剖與組織學，與前徐校長教的外科學，真是太精彩了，雖然，我已離開了母校七年，可是他們的語音仍然還在我的腦海裏，這次的 FLEX 考試，我能夠順利的成功，真該謝謝他們偉大知識的傳授。

我們的校友們，我在芝城見到了我的同窗劉仁昌醫師，他仍然像從前一樣地熱誠與真誠，他現在在 West Suburban Hospital 當 House Staff，好久沒見到他，在異地重逢，才知道“他鄉遇故知”的意思是什麼。也遇到了醫三屆畢業的楊醫師（他現在在 Northwest University Hospital），以及張世聰醫師及夫人（張醫師也通過 FLEX 考試，並且已在最近弄瓦之喜，真是雙喜臨門，該恭賀他了）。本來想跟老同學在 Indiana 蓋瑞城的青少棒決賽時再一次見他們，找來找去，却沒找到他們，因為球場上，盡是愛國的中國人揮舞着國旗，那麼多的中國人，無法一一的區別去找出了老同學，丟掉了一次歡談的機會。

很想跟東部的校友們聯絡，可是却因為工作的忙碌，以及住址的欠詳，均不得要領，生活在美國，真是太匆忙了。

從您們的來信中，得知母校在蔡校長的耕耘下，日漸的茁壯與進步，感到非常的高興，蔡校長的學生可真多了。可謂桃李滿天下，我深信中山在蔡校長的領導下，一定更能日新月異地進步，我們雖然離開了中山，可是我們仍然是中山的一份子，我們對母校的關懷並沒有因時間的影響而淡泊，相反的，我們更加地關懷中山，那自然的、包括師長們、學弟們，以及學校的一草一木。

附信附上一張美金支票10元，作為我對杏園社的捐款，希望杏園能在您們及我們的支持下，能夠更加的成長。

如果申請英文畢業證書需要手續費，請先代為付款給學校，並且請通知我，我將付款給您們，並且告訴我關於您們詳細的英文名。

如您們申請醫院出國或報名考試有所疑問時，請不必客氣來信，我一定盡我所知與盡我所能來幫忙您們。

祝

您們愉快，並祈能速得您們的回音

學友 榮光敬上

彼

岸



日新學友：

關於您所詢之 State Board Ex. 據我所知，中山校友已有多人 Pass Ex. 了，如張世聰校友已 Pass Flex Ex. 他參加的是 Missouri state 而 Flex Ex. 有 40 州承認 Endorsement 的。還有牙科賴宏典學長於去年也 Pass New-York 的牙醫師考試，還有些校友的名字我忘了。您可向張世聰校友 (Shih-Chung Chang, M.D. St. Louis University Hospital, St. Louis, Missouri 63143 U.S.A.) 問問。

不管您是唸南一中、嘉中、建國中學考進中山，同是中山的校友，同樣地，不管您是從 China, 或 Phillipine 或 Swiss 來的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 同樣是平等待遇，不必爲了“謠言”而洩氣，也不必爲了“無理”而動怒。路是人走出來的，條條大路通羅馬，只要您們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決心與勇氣，您們都將會成功的，不管您們是在“何時”“何地”。

至於是否以 Flex 來代替 ECFMG？可能黃鴻明學兄資料較全，我想黃兄知道的比我多，希與他接觸，他會告訴您情況的。至於如何準備 Flex 可向張校友詢問，他一定樂意爲校友報告如何準備 Flex Ex. 以便使校友 Pass Flex Ex.

我將於下星期到 Illinois Masonic Medical Center 去。下次來信，請於七月一日以後投寄，請寄到 Chicago 給我。 祝

愉快

學友 榮光敬上

6.17

于田納西州



德義同學：

您好！請原諒我的信姍姍遲來。因為我家於六月中旬從杉並區搬到調布市，所寄的信及杏園，前幾天才從舊地址轉送到這兒，所以回信也遲了，不見怪吧！

首先謝謝您寄來的杏園及信。關於要我報告在海外留學的心得，我時在當之有愧，因為在東京的校友中，各各都比我年長，學問深厚，且有成就。

現在，在東京的牙科同學（台灣各大專院校齒科畢業），每個月，第三禮拜日晚上6：00～9：00開會一次，做學術研討及連絡友情。我會將您的來信轉告給各位中山校友，請他們擁躍投函杏園，給大家報告心得，以便各位將來出國留學的參考。

我目前在慶應大學醫學部，解剖學教室做“專攻生”。來日本已經八個月了，我深切的體會到(1)首先必須將留學國的語言（例日語）學好。(2)關於牙科方面必須先在台灣通過國家考試，取得牙醫師資格，再來日本。(3)來到日本之後，必須心裏有此準備打算參加這兒的齒科醫師國家考試。得到執照，能夠正式做臨床工作及 Arfeit。

但是我們中山畢業的同學，因為只讀四年或五年學分不夠，日本厚生省（最高醫事人員審核，考試機關）不給予我們認可，不能正式參加日本的牙科醫師國家考試（但台大、北醫、高醫讀六年畢業即可），必須先參加齒科醫師預備考試（每年六月舉行一次）。包括(a)基礎學科（口病、口解、細菌、生理、藥理）。(b)臨床學科（口外、補綴、矯正、保存）。(c)技工及口試。

如果預備考試通過了，再intern一年，才可正式參加國家考試。說起來，實在不簡單。大概中山畢業的醫科同學，也須遭受同樣待遇。這是事實，希望後輩同學，將來留學日本時的心理準備，下次再談！

祝 安好

邱碧霞 上



遙

德義同學：

你好，謝謝來函和寄來的兩期“杏園”，帶來了精神食糧，同時也恭賀你能接下這期杏園的重職，為全校師生及所有校友們服務，在此預祝你的成功。

本想談一些臨床上有關矯正診斷的事項，但由於最近工作較忙，無法專心去準備，可能要費相當的時間才能整理好資料，若完工了再寄上。

我是去年5月底來到這北方的異國，轉眼間就過了一年多，想當初剛到時，一切都感到和國內不同，尤其在東京，人多的真是「滿街都是人頭」，汽車多，“披頭”多，常男女不分，醉酒者不少，電車中常見東倒西歪者，還有住宅都是小小一棟一棟的，顯得很小氣，借房子更是臭規則一大堆，開始就要你什麼押金、介紹費、禮金等，一下七、八月的房租要你先付，吃的方面，所謂的“刺身”和“壽司”，貴得吃不起，平常一般吃的，對我們吃最講究的中國人來說，實在是倒盡胃口，不過既來之則安之，久而久之也就慢慢習慣了。

我現在在城西齒科大學矯正學教室，這裏的設備很新也很完善，研究環境很好，在此地生活也很安靜，城西齒大是一個新的學校，距東京的距離，電車需1個小時，屬於郊外，空氣清新，學校分為校本部和附設醫院，同在一大樓內，學生人數不少，只不過現最高才四年級，課程為一年級上一般學科，二年級三年級上基礎醫學，四年級下牙本科同時實習，五、六年級則分別輪流在附設醫院各科臨床實習，上課時間為每天上午九點至下午五點，一星期上五天課，星期五、六休假。醫院是以牙科為主，因有國民保險，所以患者不少。病人掛過號後，先到預診科初診，看是屬於那一科，再分配到補綴（包括 denture 和 crown bridge），修護（Inlay Filling），齒內（R.C. Treatment）牙周病，口腔外科、小兒齒矯正等科接收治療。另外還有口腔衛生 center，專門由衛生士擔任 scaling 的工作。再來就是內、外科、耳鼻喉、小兒科等一般醫科。每科的設備都是很新且完善，基礎醫學的設備更是齊全，臨床和基礎配合的很好，不時各種研究都在進行，經常在各學會發表。

現一共有八位外國人在這所學校，除了一位北醫的外，其他都是中山校友，其中五位是同班同學，所以生活並不寂寞。

在國內，牙科是進步的太慢了，如有機會能夠出去看看，當然是很好。牙科是文明病，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而提高，想必不久台灣的牙科界一定會達到某一水準和地位，雖然這是一定的潮流，但還是要靠我們大家的努力才行。在這裏奉勸各位要多看書，盡量想辦法充實自己，自己堅強了才能產生力量。



念
心

聶國智

寄於日本埼玉

德義同學：

你好，自從收到你上封信後，趕！趕！終於在十月前把此工作完成了，由於本身工作上的關係，時間上不太充分，因此有很多詳細資料就來不及準備，在這裏感到很抱歉。

這次所談到的，從頭到尾都是此地臨床上所必需要做的工作，可以說是檢查手續，每一個病人都要經過此手續診斷，然後才開始治療，在臨床上佔很重要的部份，就定其名為「在臨床談矯正的診斷」吧！

由於時間的關係，文章上就麻煩你檢查一下，另外附上11張圖和3張表，在像片背面和表上都編有號碼，請排版時按順序號碼排到文章裏去，另外像的方向不要顛倒了，如像背面寫有字，為介紹此像的內容，於排版時也請不要忘記排出來。如果「表」認為太大，太佔篇幅的話，可以縮小。



回

親愛的校友們：學安

先多謝蔡社長百忙賜函，得悉校本部擴建完成的實驗大樓、圖書館的興建、校園整頓；醫院蒸蒸日上實績均係歷盡千辛萬苦才有今日。我等在外亦感榮幸沾了一份光。「杏園」的存在亦付出不少心血，無數的耕耘者才有今日繼續出刊的一日，在此祝福！

來此年餘，抱歉無研究成果報告，謹就所見感想，冒昧拙筆一述，尚盼師長、先輩、校友們不吝指正賜教為禱。客居異國更易令人體會月是故鄉圓，懷念家鄉，關心母校，期望國家強壯進步，相信在外國人均有此感慨。

別人的進步不容我們否認，終究是他們的成果，國內如何經營早日趕上是我們共同的目標，此非一步可及的事，但決心及努力是不可或缺的條件，校友們在校五年歲月轉眼消失，外國語文的研習不容忽視，無論今後出國繼續研習或就業對吸收新知識，必備的工具。

學校改制係中山上下一體殷切期待的目標，此乃醫學校制度時代潮流必要（目下已很少醫專五年制）盼大家本着愛校的精神竭力促成中山醫學院早日誕生，我等在此亦不例外的努力中。

日本大學生對郊遊、旅行風氣之盛，平日兼差儲旅費、假日牛仔褲各地旅遊甚眾，我們在校各社團最好請求救國團課外活動組（經費較節省且安全）多舉辦活動郊遊、旅行，以冶心養性，培養活潑生氣，促進彼此了解而不被學業壓迫身心，能在學生時代留下美的回憶。

中山旅日校友甚多，數目無從知悉，分散各地缺少組織及連繫，談不上相互協力解決疑難，此點能否請求校方協力及杏園之助早日成立校友會。

目下室內火爐取暖是家家必備的器具，屋外初雪的涼氣憶及去年積雪的銀白大地又將出現，適應此地冬天生活諸多不便，但美味的蘋果，種類及產量佔日本第一位的此地（青森縣），其味之佳，只有來此品嚐才能說明吧！草此雜陳一二

祝 學安 愉快

校友 黃文雄 1973.11.10

於弘前

顧



德義同學如晤：

近接你熱情盈溢的大函，不禁想起了我十來年前，在中山的學生生活。學校的環境與條件，雖然今昔大為不同，可是同學們的那份愛校熱誠與青春活力，却是不遜昔日同學，顯然是中山青年的青春火焰延燃不熄，而且有更加大放光明的感覺，使我深感母校，雖是一直處在困境之中，前途却仍是大有可為。

關於所問，日本牙醫學界的情形，此次的日本齒科醫學會總會，國內有許多人來參加，母校的師生校友來的也為數不少。你一定可以從他們口中聽到更多更詳盡的報告，不用我以此有限的紙張作不完整的介紹，在此簡單的總括一句，日本的牙醫學及牙醫水準除了極少的特出研究之外，平均說起來在世界上祇佔了個第二流的角色。事實證明，在各種世界性的醫學會，日本總有比別人大的代表團參加，可是他們聽人說的遠比說給人聽多，他們總站在學習的地位上參加。如果一定要我說他有什麼好的地方，我祇有說他們的那種學習精神值得欽佩，值得學習，尤其是他們團體學習的效果，遠勝過我們缺乏團結計畫的個人學習，這是無法否認的。尤其此地醫學情報之暢通，使我們祇有羨慕的份，全世界任何地方、任何人，有了任何研究實績，他們馬上能模仿，甚至進一步加以應用，我想這是他們能隨時緊跟在第一流之後一天一天的進步的原因。

日本的私立大學，為了充實財源，學生入學時規定（不成法）要繳約 200 萬新台幣的建校基金。又教員待遇不高，因此各教室教授都收了不貲祇繳大筆錢，而不作研究的研究生，到了一定的年限，照樣授給博士學位，這筆錢就是教室 (Department) 的研究費，與教授的外快，這個變態的制度雖是助成了不少研究，却使得日本博士無法讓人尊敬，錢買的博士與真正自己研究作出的博士無法區別之故，祇有委屈了真正研究的從事者。我於去秋得學位之後也深感於此而很懊悔得了個沒價值的學位，徒增精神負擔。這幾年我都終日與老鼠、青蛙、兔子、貓、狗為群過日，這些東西回母校限於財力，設備無法繼續作，臨床上的東西所學的開業也許夠用，要回母校執教則怕誤人子弟，因此決定在此多歷練一段時間多充實自己後，如母校還要我的話，再作返校之計。

久未執筆，像是墨汁凍結的鋼筆一樣，擠不出墨汁，寫不出來，胡扯幾句，回你來信，還請原諒。 此 祝

編安

愚 張丕明 草·9·3